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咒裏記 第七回 真人火燒廣福廟 城隍命王惡察過

卻說薩真人逕到廣福廟中，只見眾福戶撞鐘播鼓，擺列著香花燈燭，齊齊整整。那神道卻又言語起來，問道：「今日係高表家中祭賽，怎麼那祭品還不曾見來？」眾福戶道：「高表家想必擺著祭禮豐盛，故此來遲。」那神道又問：「童男童女可是高關保、一秤金麼？」眾福戶道：「大王威靈，決不敢更換。」神道：「既如此，那兩個嫩嫩的卻堪受用。」言未畢，薩真人卻站在廟門之外，用三台蓋頭，八卦護身，腳下踏定著貪巨祿文廉武破北斗之罡，手裡掐著離旨火天尊勝南斗之訣遂運起五方蠻雷又剔起天火、地火、雷火、霹靂火及太陽三味真火，且吹了巽風一口。雷又轟，火又猛，風又大，就把那廣福廟燒得一片通紅。只見：梁間出燄，柱上生炎，倏騰騰熏炙天地，炎赫赫照耀山川。先時節只聞得沉檀香撲鼻，到而今不見了鑼鼓鬧喧天。此好似咸陽初毀，此好比禩廟正燃。鍾兒燒斷蒲牢紐，香爐爆碎寶鴨弦。箒兒化成火發，籤筒兒變作煤煙。燒得那判官們不能把筆，燒得那小鬼們不敢擊拳。廣福王燒得焦頭爛額，土地們燒的破面落肩。福戶們驚得東逃西竄，廟主的唬得叫苦號冤。真個只為童男女，惱起活神仙。放出無情火，好個薩守堅。

卻說廣福廟火燄騰騰，福戶們有兒子的抱著兒子而走，有弟郎的攜著弟郎而逃。此時，哪裡管甚麼廟宇。為廟主的，東邊去救件衣服，西邊去救雙鞋子，廚房下去救些飯鍋、飯甑，匙筷碗碟，睡房中去救些草蓆、草墊、綿絮被單。此時，慌慌張張，哪裡管什麼菩薩。好一個菩薩，雖是木竹雕的，果有些靈感，見火光它近身邊，奮身一跳，就跳出廟門。後來著眼一看，只見一個道人站在廟門之前，驅雷使火。這神道，激得個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乃提起鋼鞭，望空打來。好一個真人，見此神道來的不善，就揮起張天師所惠的寶劍，抵著鋼鞭。那鞭從左邊打來，劍從左抵；那鞭從右邊打來，劍從右隔；那鞭從上頭打下，劍從上隔；那鞭從下頭打上，劍從下搪。那神道卻也無奈，正要呼集部下兵卒，一齊助陣，卻被真人又運起掌心蠻雷，劈頭劈腦打去，剔動手中烈火，劈頭劈腦燒去。那神道怎生當抵得住？遂問著廟中土地之神：「此是何人？滅我祭祀，燒我廟宇。」土地神道：「小神適才到高表家來，高家土地說與小神道，蜀中西河有一薩守堅，曾得了張虛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三仙人法術，又得了張天師所惠的寶劍，此劍飛來飛去上斬天神，下殊地煞。今日放火燒廟、滅童男女祭祀者，正此人也。」那神道聞得此語，此心默然歎道：「這人有這樣本事，我怎麼奈何他何？但我當時為了廣相王血食茲土，皆是湖廣省下都城隍保奏，今不如去見城隍，看作何處。」

於是，駕一朵雲霧逕來到湖廣省下。只見一所廟中有一位神道，頭戴的皂璞頭，身穿的大紅袍，腰繫的黃金帶，手拿的象牙笏板，且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傅粉的臉，三絡的髭鬚。左邊列的判官，右邊列的小鬼，威風凜凜，殺氣昂昂。廣福王到著那裏，只見廟前一個土地，乃問道：「此廟中乃是城隍爺麼？」土地道：「正是。」廣福王道：「此城隍爺姓甚名誰？」土地道：「你還不曉得他的來歷？他乃姓紀名信，當日親事漢高祖，為臣死忠，漢高祖得了天下，就封他為了城隍之職。」廣福王道：「天下許多城隍，終不然都姓紀不成？」土地道：「天下兩京十三省，哪一府、哪一州、哪一縣不是姓紀的城隍？就是東夷、西戎、南蠻、北狄造下了城池，定下了廟宇，城隍都是姓紀的！」廣福王道：「怎的這個城隍分外威嚴些？」土地道：「這個城隍乃是一省之主，省中的城隍比府上的城隍更威嚴些，府上的城隍比州中的城隍更威嚴些，州中城隍比縣中的城隍更威嚴些。」此城隍來歷茲且不題。卻說廣福王進到廟中來見了城隍爺，因他們職位崇尊，下了一個跪禮。參拜畢，城隍問道：「爾是何土之神？」廣福王道：「小神乃姓王名惡，當年先在湘陰地方曾收了猴馬二精，蒙湘陰縣的城隍申聞爺，爺就在玉帝前保奏，敕令小神血食那方。不想道，蜀中西河有一人姓薩名守堅，燒了小神的廟宇，滅了小神的祭祀。此今小神們上無片瓦遮身，望爺見憐。」城隍道：「既是這個薩守堅，聞得他得了張虛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三位仙人的道法，而今奏名真人，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你豈奈何他何？今日與吾伸說亦是閒的。你莫若跟他一十二年，俟其有過，許爾用鞭打死，以復前仇，待我奏聞玉帝。彼若無過，爾敢妄自鞭打，罪及於汝。」廣福王私心竊喜道：「薩守堅，薩守堅，莫說一十二年，一十二時就要復你前仇。一十二時復不得，一十二日也要復了。一十二日復不得，一十二月定要復了，決不到一十二年去。」城隍見王惡恁般歡喜，又恐他公挾私仇，妄自害了真人，卻差了本部一個使者與王惡同行，做一個明府。薩守堅果若有過，許王惡鞭打；若無過，不得妄報私仇。王惡應諾而行，符使亦應諾俱往。此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薩真人焚了廣福廟，轉到高表家來。那高表兄弟感他救了兩個兒女，遂整頓厚席報謝真人。乃殺了一隻剛生的的豬、一隻柔毛的羊、一隻司晨的雞、一隻紅掌的鵝、一隻綠頭的鴨，又網了幾尾錦鱗的魚，擺列的齊齊整整。薩真人剛至其家，即問道：「此席面何為而設？」高表道：「蒙先生法力救了小女、小姪，聊備此席相酬。」真人大驚，說道：「為我一人，宰此數生，吾之罪也。」遂合掌懺悔，念不住（那）消災滅罪之經。既而與高老道：「貧道乃出家之人，戒酒斷葷，有勞盛設，請收了罷。」高表兄弟愕然，說道：「先生既吃齋，寒舍可沒甚麼慇懃。」真人道：「不消。吾要告辭而去。」高老道：「廣福王燒了廟宇，先生一去，他若來奈何我家，怎生了得？先生可在此權住一二年去方好。」真人道：「那神道被吾燒燬，焉敢再來作禍？你只管放心。」高表兄弟再三留之，真人無奈，也只得權留一兩個月。高表兄弟以這個先生既吃齋素，乃呼童去辦那齋果齋菜。時四月天氣，園中除了枇杷、李子、杏子、櫻桃，沒有甚麼果品，只自己家中還藏的有新新鮮鮮的橘於、甜甜蜜蜜的甘蔗、圓圓淨淨的大栗、精精潔潔的土瓜。有了這些果品，卻又南潤中採取芹菜，西園中掘取筍根，東山上尋取木耳，北山上討著茅菰。又炊了香馥馥的簞精飯，煮了細嫩嫩的先春茶，開了碧澄澄的金華酒，煮了滑溜溜玉瑱羹，把這些蔬菜、果品、飯食叫家童擺在桌上，高表兄弟自去客房中請著真人過午。真人道：「多蒙老丈厚愛，只是貧道受了葛仙翁仙師咒裏的法術，每咒三裏當飯一餐，咒九裏則度一日，這些果品、蔬食菜羹，貧道一發不用。」高老道：「依先生這般說來，一發辟穀了。」既而問道：「怎麼叫做咒裏？」真人道：「但念起咒語，其裏自來，今借一小盒子置之席上，待貧道略咒幾枚奉送二位賢昆仲。」高節道：「有此妙法。」隨安置一盒子於桌上，真人念咒數語，說道：「羊角，羊角，鹿盧，鹿盧，奄呵啤呢叭縛轟。」念咒才畢，只見數裏大如梨實，卒至盒中。高老大笑道：「先生之法妙哉，妙哉。」真人捧上高老兄弟，時高老取了一枚，高節取了一枚，高關保、一秤金一人一枚，高表的妻妾，高節的妻妾，也各人一枚，真人發散已畢。高表、高節食其裏，果然滋味異常，一食且飽，乃曰：「先生有此珍物，尚食此野藏山果乎？」遂撤去其席。